

齐泽克

于琦◎著

文化批评研究



齐泽克

于琦◎著

文化批评研究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研究”
(批准号：11XWW005)之阶段性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齐泽克文化批评研究 / 于琦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61 - 0823 - 9

I . ①齐… II . ①于… III . ①齐泽克 , S. —理论研究
IV . ①B55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18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28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近年来，国内对斯洛文尼亚大思想家齐泽克的关注越来越多，中文系、哲学系和政治学系似乎都在讨论，齐泽克研究俨然已成热潮。齐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理论深刻而又庞杂，与黑格尔哲学、拉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均联系密切，其文本又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涵盖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大众文化、基督教神学等诸多领域，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实在顺理成章。

选择研究齐泽克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语世界，齐泽克已经成了最受热捧、最有影响也饱受争议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大有超越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人之势，国内学者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而应积极参与讨论，以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展开学术对话。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关于齐泽克的论文真正有理论深度的还并不多，一方面是由于齐氏理论晦涩难懂，充满矛盾和张力，他又格外多产，想真正弄个明白绝非易事，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他主要使用英文写作，且大部分著作尚未译成中文，想在中译本和二手资料造成的混乱中梳理清楚，进而读通读懂无疑都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我在认可于琦“初生牛犊不怕虎”胆识的同时，对他从事齐泽克理论研究最初持保留态度，在 2007 年他们这一届博士生组织预开题时，我提了不少质疑和反对意见，担心这一选题难度太大，驾驭不好就会流于缺乏深度的理论评介。然而于琦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关于齐泽克的既有讨论无不局限在拉康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视阈之中，对其理论创见重视不够，而且过多地依赖有限的几种齐氏著作中译本，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全面。因此他决定另辟蹊径，拟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立足齐氏著作的英文原文展开讨论。重视阅读原典是我对历届

博士生的一贯要求。看到他这么执著，愿意下苦功应对挑战，考虑到他一贯涉猎广泛，又系英文专业出身，即将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学，具有阅读原文和搜集资料的便利条件，我也只好默许了他的选题。

2009年秋，于琦回国参加博士毕业论文开题，提交上来的开题报告特别厚实，单英文参考文献就多达几十页，在阐述齐泽克理论与回答老师提问时已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气，这是令人欣慰的。看来在美两年，他确实谦虚好学、博览群书，在学业方面精进了不少，不仅保持着对研究对象的热情和兴趣，也积累了较多的阅读经验。这就进一步打消了我当初的疑虑，答应他继续研究下去。在写作过程中，他也不断向我请教，就一些文学与文化批评问题有过多次热烈的讨论。到2010年底，论文初稿提交上来，看到接近400页的厚厚一大本，几乎清一色的英文注释，理论脉络清晰明了，还是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他刻苦钻研的结晶，看得出他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对研究对象倾注了很多心血。再谈起齐泽克著作已今非昔比，他侃侃而谈，显得自信从容很多。等到读完全书，我先前的一些担忧就彻底消除了。

在我看来，于琦这本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齐泽克的讨论中最为系统、最为深入也最具学术个性的研究成果。首先，论文学术视野开阔，既较好地掌握了国内的齐泽克研究现状，又吸收了众多国外的相关成果，尤其是当今最新的学术著作。能以他山之石攻玉之心态，在大量英文文献中细细爬梳、旁绍远求实属不易。也因此，他对齐氏之针对问题及其思想史线索的把握比较到位，结论扎实可靠，富有启发性。论文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以齐泽克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侧面，既有总结概括，对齐氏理论进行了整体考察和全面总结，也有微观的文本分析和讨论，对齐氏文学和文化批评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深入探讨。论文逻辑严密细致，时有精辟之处。尽管所涉及和讨论的材料范围广、数量大，但作者使大量的文献和相关论题始终服务于论文自身的思路，有效避免了议论的空泛。对这样一个涉及诸多学科、挑战性很强的课题，能把握到如此程度，显现出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学术修养。

其次，论文突破了国内学界观照和研究齐泽克时既有的理论框架，并没有人云亦云，置之于拉康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而是在广泛收集和充分解读齐氏著作的基础上，对其思想历程、他与拉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以及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重新加以讨论，明确其理论

特点，指出把他定位成拉康理论阐释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缺陷和不足。这显出作者敢于发前人未发的创新意识。当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论证齐泽克理论原创性的一章中，与学界普遍视齐泽克为杰出的理论解释者不同，于琦尝试论证其原创性特点，表现出开拓性的学术气魄。这当然是个争议性的问题，但作者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系统全面地剖析了齐泽克文化批评的特点后，从思想方法、理论基础、表述方式的独特性等多角度，分析了“齐泽克式”理论的特异性。同时还别出心裁地把齐泽克称为后一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虽然对这一观点见仁见智，甚至大可商榷，但也能成一家之言，充分显示出一位青年学者的学术个性。

最后，我认为最值得认可的是作者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这对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原典阅读问题，认为中国当代缺少大师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未能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学习的方式不对。所学的古文是“今译”了的古文，西文是“翻译”过的西文，更有甚者，采用几经转译的西文。不读原文（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造成空疏学风日盛，最终大大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造成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严重失语，造成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也因此，自1995年和1998年起，我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十三经》”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两门课程，分别采用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和英文版教材，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大家经过一番艰苦磨炼，无不感到收获很大。于琦想必早就读过这篇文章，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也确实严格遵照要求，努力践行上述观点。他充分利用在美访学时搜集的第一手资料，自己一边阅读一边翻译，文中讨论和引用的大量文献，均由他本人所译，甚至国内已有的中译本也舍弃不用。这与当前学界某些心态浮躁、急于求成的青年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驾驭难度大的题目难免有力不能逮之处。这本著作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比如论文着力点似乎在于阐发和论证清楚齐氏理论，而未能与之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与此相关，中国视角与中国学人的立场在文章中体现得也尚不够充分。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所以尽管受到国内相关专家的较多肯定，作者没有引以为骄，还想做较大的改动。如今他的博士论文在修改后就要出版了，作为老师我自然感到高兴，相信这部具有思想贯穿和研究深度的著作问世，定能加深读者对齐泽克理论的认识，为提高国内

相关研究起到促进作用。我也祝愿于琦不断努力，将来在学术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曹顺庆

2012年1月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确立	(2)
第二节 齐泽克小传	(9)
第三节 国内外齐泽克研究现状	(16)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43)
第一章 齐泽克理论面面观	(50)
第一节 挑战不可能:理论狂人齐泽克	(51)
第二节 跨越性的理论家	(58)
第三节 文本结构特征与文体风格	(67)
第四节 非体系性的理论家	(73)
第五节 齐泽克“现象”及解读的困难	(76)
第六节 齐泽克理论的发展变化维度	(82)
第七节 本书的基本判断:后一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齐泽克	(85)
第二章 齐泽克的文学批评	(100)
第一节 齐泽克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	(100)
第二节 作为行动或政治行动原型的安提戈涅	(105)
第三节 理查二世:终极的歇斯底里者	(122)
第四节 卡夫卡: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	(135)

第五节 齐泽克理论取向的文学意义	(143)
第三章 否定性与不可能性：齐泽克的文化批评（上）	(155)
第一节 两种相反的理论维度	(155)
第二节 齐泽克：探寻“真实”	(159)
第三节 “性关系不存在”与“女人是男人的症候”	(171)
第四节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179)
第五节 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	(183)
第六节 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批判	(196)
第四章 普遍主义、启蒙与真理政治：齐泽克的文化批评（下）	(210)
第一节 重回普遍主义	(210)
第二节 抵抗政治？抑或多元文化主义？不，谢谢！	(218)
第三节 “减法的”政治或巴特比政治学	(227)
第四节 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	(243)
第五节 齐泽克论暴力	(263)
第六节 对共产主义的再想象	(273)
第五章 齐泽克理论的原创性	(287)
第一节 何谓原创性？	(288)
第二节 “短路”的理论逻辑	(295)
第三节 齐泽克：正在消失的中介	(308)
第四节 在理论写作方式上的原创性	(319)
第五节 对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颠覆	(324)
第六节 对黑格尔的短路式解读	(329)
第七节 齐泽克与拉康：继承还是超越？	(336)
第六章 余论	(345)
第一节 如何解读齐泽克	(345)
第二节 关于齐泽克的争议性	(348)
第三节 并非终点，只有起点	(352)

参考文献 (356)

后记 (393)

绪 论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尔穆德（Sir Frank Kermode）在写于1997年的自传《无题》中，重温了20世纪60年代的快乐时光：年轻人彻夜躺在夏日美丽的草坪上，欣赏着巴里人（Balinese）的音乐来消除一天的疲劳，他们或躺在睡袋中，或裹着毯子半睡半醒地闲谈当时的精神导师，可不断重复的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内容。对此，克尔穆德“即兴的非正式建议是，去找一套简短又廉价的小书，它们能提供对这些导师既通俗又权威的理解。”^①时至今日，关于思想或理论的权威性和通俗性的理解对读者来说仍然很有必要，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当今的社会文化语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与学术人物经历了几番起落几番沉浮，新的思想家不断涌现，而不少曾经重要的理论家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大量新思想方法和富有挑战性的观念也开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以确立。

在这种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自然也与往昔大不相同，早已经“不再是单单解读和评价诗歌、小说和戏剧——如果说曾经如此——它更要研究所有文学文本及其相关阐释中的观念、问题与困难（ideas, issues and difficulties）。其他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也无不发生了与此类似的变化。”^②文学研究早已超越了对文本进行“内部研究”的阶段，走向更广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思想内容、写作策略、语言技巧和审美品格加以考察，而是在理论纵深方面有了更大的突破，与哲学、

^① Robert Eaglestone and Royal Holloway, “Series Editor’s Preface”, in Tony Myers, *Slavoj Žiže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viii.

^② Ibid.

美学、精神分析、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其他所有学科领域联系起来，旧有的学科界限日渐模糊，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新的趋势。也因此，跨学科视野越来越受重视，最宽泛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正日渐成为新的时代潮流。正如其他学科发展越来越依赖文学文本一样，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其他领域，与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联系紧密。总体来看，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它所分析的文本，不再拘囿于对狭义的文学文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而在很大程度上已向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纵深开进，探讨观念和问题等更加理论化的深层的内容。运用跨学科视野，在一个更为深广的学科背景中，去审视和解读广义的文学文本，就成了当代人文和社会学者的主要任务。比较文学与一般的文学研究相比，本身就具有跨学科、跨语言、跨文明等诸多学科优势，更是使它大有可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也因此，我们把思想家齐泽克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对他所涉及的文学与文化批评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确立

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①（Slavoj Žižek, 1949—）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多产也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他已经出版各类理论著作 50 多部，发表论文 130 多篇，并获得了众多学术称号：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②、文化批评家、政治理论家、宗教学家、文学批评家，等等。作为西方学术界重量级人物，齐泽克的理论贡献和突出地位自然不容忽视，他以极其丰富的著作极大地改变了思想界景观。特

^① 这是一个斯洛文尼亚名字，《齐泽克读本》的编者之一艾德蒙德·怀特指出，名字 Slavoj 读作 “Slavoy”，姓氏 Žižek 中的两个 “Ž” 则与英文词 “measure” 中的 “S” 发音相同。See Edmond Wright, “Introduction: Faith and the Real”, *Paragraph*, Vol. 24, Issue 2, July 2001, p. 5. 名字翻译过来，似用“斯拉沃耶”较为准确，其姓氏在汉语中则很难找到对应的词语，因此，大陆目前的通译“齐泽克”与台湾译者采用的“斯拉维·纪杰克”，就都不难理解。本文遵从内地习惯，采用“斯拉沃热·齐泽克”，以示对先行者的尊重。

^② 对于齐泽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位置，欧美学界一直很有争议，一种观点是齐泽克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反对者包括他本人则称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这种意见占据多数。国内学界则通常把齐泽克归入后马克思主义之列。

里·伊格尔顿盛赞他是“欧洲大陆近几十年来最杰出的文化理论家”^①，还有论者称，“随着德里达与鲍德里亚分别在 2004 年与 2007 年去世，齐泽克的地位迅速上升，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② 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国际学术舞台和政治领域，如果齐泽克缺席，那将很难想象会是什么结果。

毫不夸张地说，齐泽克的著作是当代西方世界阅读和讨论最多的文本之一，学术影响巨大而深远。他拥有从专业学者到普通大众的极其庞大的读者群。“作为杰出的文化批评家，他的文本几乎已经成了文化研究中的必修课程。”^③ 英国著名理论刊物 *Paragraph: A Journal of Modern Critical Theory*，在 2001 年 7 月出了一卷“齐泽克专号”，汇集了众多学者的文章，专门讨论他的著作。2008 年底，美国的《高等教育年鉴》（*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则汇总了 7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关于齐泽克学术性质的大讨论。尤值一提的是，2007 年初，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还创办了《齐泽克研究国际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这是一个在线研究的学术平台，供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交流和探讨齐泽克的相关论题。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齐泽克热，关于他的话题在全球各个角落正被热烈而持久地讨论着。他的理论方法也已经被其他学者吸收并应用于多种学科领域，其中包括哲学、政治学、文学研究、电影批评以及文化研究，等等。^④ 因此，齐泽克作为重要的思想家，已经成了当代学术界无法回避的话题，研究和探讨其理论与实践，可以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齐泽克的写作是典型的跨语际与跨学科实践。他语言天分很高，精通 6 种语言，除了运用母语斯洛文尼亚语，他还用法语和德语发表著作，自 1989 年第一部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问世以来，他主要使用英文写作，截至 2010 年秋，他已经出版

^① 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issent*, London: Verso, 2003, p. 200.

^② Matthew Taunton, “Heart of Darkness”, *New Statesman*, February 4, 2008, p. 57.

^③ Glyn Daly, “Slavoj Žižek: A Primer”, available at <http://www.lacan.com/zizek-primer.htm>,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09.

^④ See in Ricardo Camargo Brito,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Revisited: A Žižekian Appraisal of Habermas’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 7, no. 1 February 2008, pp. 53 – 71.

英文专著近 40 部，与其他学者合著 8 部，另有编著 8 部，这还不包括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大量论文、访谈录和书评。他在众多学术领域中的持续介入，不断激起波澜并且有力地改变了人们对这些领域相关主题的认识。他的大量理论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日文、俄文等 30 多种语言。齐泽克写作的跨学科性，则表现在其著作涵盖哲学、文学、社会学、精神分析、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电影研究、歌剧、基督教神学、佛教、艺术、建筑、音乐、性、网络空间、媒介研究、认知科学、大脑研究以及大众文化等众多领域；他甚至可以在一本著作或某篇论文中论述毫不相干的各类话题。他经常讨论和引用的各个领域的理论家就多达 20 多位。其文本的跨语际与跨学科性，与比较文学的理论属性和学科特点非常契合，自然很容易进入比较文学的理论视野。

此外，齐泽克本人的学术身份在注重“跨文化实践”的当下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首都卢布尔雅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从大学阶段开始研究德国理念主义哲学^①，后又到巴黎学习精神分析，并在第八大学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他自幼就表现出对电影和艺术评论的浓厚兴趣，并由此延伸到流行文化和艺术领域；成年后对本地区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深刻体验，曾领导一些社会团体与本国强权政府斗争，还一度在政坛活跃，参加过斯洛文尼亚首届多党制的总统竞选。但与其说齐泽克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一位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他才华横溢，视野广阔，思想深刻，又不乏幽默。自第一部英文著作出版轰动欧美学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迄今已著述等身。他常年游历于欧美各大知名学府，主持或参加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各种讲座，成为一位备受瞩目也饱受争议的著名学者。可以说，他的独特经历与学术身份的变迁，本身就是一个特异的文化现象，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研究。

齐泽克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他在东欧社会主义

^① 关于 German Idealism，齐泽克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称的“德国唯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他把谢林和黑格尔都归入唯物主义哲学家之列，因此本文中凡涉及齐泽克对 German idealism 的讨论，均译成“德国理念主义”，以示与一般理解的差异。

传统中出生与成长，年轻时曾反对过本国的极权统治，大学毕业后因为思想“不够马克思主义”而一度在国内失业，但后来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赴法国追随拉康的理论传人阿兰·米勒学习精神分析后，齐泽克主要从事精神分析学和德国理念主义哲学研究，并始终关注文化理论，又逐步转入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批评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其思想愈发激进，越来越马克思主义化，不但坚持不懈地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进行尖锐批判，而且对共产主义观念坚信不疑。总之，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的齐泽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能够有效地与本土语境结合起来，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不得不提及齐泽克独特的学术个性和鲜明的理论特点。他的分析和论证既严肃又滑稽，既清晰又模糊，既复杂精妙又高度简单，时常令人眼前一亮，有时又显得虎头蛇尾，富有启发性的同时又令人捉摸不透。齐泽克绝非那种耐得住寂寞、四平八稳式的学者，而是一个非常激进并热衷参与各种思想论战的人物，总是呈现出一种好斗风格。他显赫的国际学术知名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与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莫菲（Chantal Mouffe）、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尤金·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理论家不断论战的过程中实现的。此类论争也使得他总处在各种理论领域的最前沿。他确实特别钟爱在各种理论传统中间“挑起争端”，就像理论界一个不安分的坏孩子或挑逗者（instigator），不断激起波澜，制造理论风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且不论他极“左”的政治立场引起西方自由派理论家的愤怒，单就其著述而言，齐泽克也总是令人不安的，他被美国政治学杂志《新共和》（*The Republic*）评为“西方世界最危险的哲学家。”^①直到1988年，他在国际学术界似乎还默默无闻，但第二年《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一出版就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这本书迅速奠定了他的重要地位，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大讨论。之后他平均每年以超过两本著作的速度写作，仅以2008年为例，这一年，除了出版《捍卫已告失败的事业》（*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和《论暴力》（*Violence*）两部专著外，前者就厚达400多页，他还在各类知名英文报刊

^①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the back cover.

发表了 10 篇论文和书评。他本人这样解释自己疯狂般的写作计划：“我每三年写一份研究计划，然后把它分成三个简短部分，即三个只有一行字的段落，称之为年度任务。每到年末，我把写作计划中的动词由将来时态改成过去时态，再称为年度报告。我是一位拥有完全自由的彻底的工作狂。”^①

齐泽克的著述被一些批评家用“滔滔不绝”(a flood of books)^②来描述，还有学者指出，“他写作的速度简直不可思议，出版专著和别人发表文章一样快（那些人还要足够幸运才行），至于他发表文章，则绝对跟得上别人讲话的速度。”^③其创作力之旺盛的确极其罕见。学术界除了关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之外，通常会提到还有一些著作正等待出版。其实更准确地说，齐泽克总是有一批著作即将出版。因此，在美国著名购物网站 <http://www.amazon.com> 上提前几个月预订他的学术著作，也就显得顺理成章。^④

在齐泽克的文本中，不存在任何学科界限，也没有什么雅俗高低之分。除了对哲学和精神分析学领域晦涩难解的专业术语的繁复讨论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流行文化例证。他视野宽广，博闻强识，汲取各类材料往往旁绍远求、左右逢源。从文学经典到歌剧、通俗小说和好莱坞电影，再到政坛奇闻逸事甚至是下流的笑话，统统拿来，为我所用。这些繁杂的内容被他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置入万花筒般的著作当中。

齐泽克是一位理论家，但又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极其擅长移花接木，各种信息一经他过滤重组，就立即变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他擅长运用流行文化来分析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喜欢把高雅理论和俗文化现象加以并置，能够同时谈论阿尔都塞和电影《角斗士》(The Gladiator, 2000)，甚至可以从关于康德的复杂论证一步就跳跃

^① Robert S. Boynton, “Enjoy Your Žižek!”, *Lingua Franca*, Vol. 8, Issue 7, October 1998, p. 48.

^② John Steele, “Žižek, Materialism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vailable at <http://www.khukuritheory.net/zizek-and-what-materialism-is/>,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0.

^③ Jeremy Biles, “(Review)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 in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86, Issue 3, July 2006, p. 501. Robert Miklitsch, “‘Going through the Fantasy’: Screening Slavoj Žižek”.

^④ 笔者就有这种经历，曾在 2010 年 3 月预订了齐泽克将在 5 月份出版的巨著《活在终结时代》(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到添阴现象。对流行文化的大量运用，使他的理论著作获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生动性，具有突出的文学色彩。有批评家指出，“齐泽克的著作既是吸引人的和深奥的，同时还是令人着魔的以及消遣性的。”^① 这使他一方面被专业学者广泛讨论；另一方面又吸引了大量普通读者，拥有通常只有通俗作家才有的庞大读者群。也因此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其中不乏赞誉他理论成就的，如“卢布尔雅那的巨人”，“巴尔干的拉康”，“巴尔干的黑格尔”等，也有人不无调侃性地称他是“斯洛文尼亚的卡萨诺瓦”。^② 他的著作既包含一些发人深省的哲学洞见，颠覆人们对事物惯常的理解，启发思考的新空间，同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例证，叠床架屋，又不加足够的分析，这使他常常离题万里，似乎只是偶尔加强他的总体论述。他本人对此也毫不讳言。

齐泽克特异之处还表现在，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国际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受媒体热捧的公众人物。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他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举办各类讲座和国际研讨会，近年来则超出了学院范围，日渐成为一位公众人物，频繁地接受各种类型的访谈，还一度在美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他经常被视为一位学术明星，很少有思想界人物像他那样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总是抱怨他的公众形象……已经遮掩了他真正的哲学关切。”^③ 不过，话虽如此，他仍然乐此不疲。

在当下，关于齐泽克的热烈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几乎可以用无处不在来描述，截至目前，他俨然已成享有全球知名度的公共学者，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④。2001 年，齐泽克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档谈话节目中，此后他经常面对公众发言，在电台和电视节目中频频露面，还为报刊撰写大量时评。迄今为止，他已经

^① Ian Parker, *Slavoj Žiže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and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2004, the back cover.

^② Robert Miklitsch, “‘Going through the Fantasy’: Screening Slavoj Žiže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97, Issue 2, Spring 1998, p. 476.

^③ Richard Macksey, “Brief Notices”, *MLN*, Vol. 121, No. 5, December 200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sue), p. 1285.

^④ Paul Bowman and Richard Stamp, “Editors’ Introduction: Is This not Precisely... The Truth of Žižek?”, in *The Truth of Žižek*,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p. 4.